

刘完素“阳热怫郁”以宣清通同用的探讨

贵阳中医学院 谭学林

刘完素，字守真，号河间，金代河间人，是河间学派的开山。刘氏以火热立论，善用寒凉药，创立“寒凉派”，为金元四大家之一。他在热病的理论和治疗上有很高的成就。在其《素问玄机原病式》（以下简称《原病式》，本文原文均引自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）中，还多次提到“阳热怫郁”的问题，虽然与“六气都从火化”的论点同出一辙，但仔细分辨，还有许多不同之处。它以热郁为转机，病变不限于六气，涉及多种致病原因和病变，较全面地概括了刘氏对热病病因病机的认识。特别是与他善以宣清通三法同用相联系，“阳热怫郁”还有其特定的内容和规律性。故从学习刘氏《原病式》和《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》（以下简称《保命集》，本文原文均引自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新版本）等有关著作，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，进行如下探讨。

阳热发则郁

《原病式》云：“大道无形，非气不足以长养万物，由是气化则物生，气变则物易，气甚即物壮，气弱即物衰，气正即物和，气乱即物病，气绝即物死”（《原病式·火类》）。“夫气者，形之主，神之母，三才之本，万物之元，道之变也”（《原病式·火类》）。说明他对火热重视外，还重视气的开通宣行。他以火热立论，认为在火热病的发病过程中，有一个病变过程，六气五志等化火都有一个“郁”的过程。“阳热发则郁”（《原病式·热类》），“阳热易为郁结”（《原病式·火类》）。“郁”，就是不通的意思。“郁，怫郁也。结滞壅塞，而气不通畅，所谓热甚则

腠理闭塞而郁结也”（《原病式·热类》）。他还从多种具体疾病来说明热郁的形成与疾病的关系。如肿胀是“热胜于内，则气郁而为肿也，阳热气甚，则腹胀也”（《原病式·热类》）。另外，许多症状的出现，又是“郁极外发”的表现。因此“郁”的外发不仅反映了疾病症状的表现和病邪的外出，也是疾病向愈的必然结果。“郁”的解除，气机宣通，则热病得除。故“阳热怫郁”在热病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，热和“郁”是紧密相关的。刘氏喻为如火炼物，热极相合，而不能相离。可见要解除热病，必然要解除“郁”，这是治疗热病的一个关键，不是单纯用寒凉药，而是要从火热致病的特点出发，解决热郁外出的问题。

六气“阳热怫郁”

1. 寒：寒邪侵入体表，则产生热，是因气不通畅，往往引起“阳热怫郁”，“由寒主闭藏，而阳气不能散越，则怫郁内作故也”（《原病式·热类》）。刘氏认为这种病虽有恶寒，病为热而非寒。如其病热郁甚，而反恶寒，得寒转甚，而得暖少愈，是因暖则腠理疏通，而阳气得散，怫郁少退，故少愈也。但其寒使腠理闭塞，阳气怫郁，而热会进一步转甚，故病会加重，而上下中外，周身皆然。用热药以使怫郁稍散而少愈，药力尽则病反甚，其减则微，这是因为阳热怫郁的问题未解决，阳热未得宣泄外出之故。刘氏抓住热郁为关键，对热“怫郁于表”和“怫郁于里”的区分不十分严格。

2. 湿：刘氏认为湿病多同热兼化，火热怫郁以成水湿。“故诸水肿者，湿热之相兼也”。

“湿热相搏，则佛郁痞隔，小便不利而水肿也”（《原病式·热类》）。他还在《宣明论方·水湿门》中提出，“湿病本不自生，因于火热佛郁，水液不能宣通，即停滞而生水湿”。就是说，病湿者多由火热佛郁而生，在治疗上以辛苦寒药为主，以宣通阳郁，使湿热从二便出，所以用辛苦寒药，是因其能除湿热佛郁痞隔之故。

3. 风：刘氏认为风属木，木能化火，“风本生于热，以热为本，以风为标。凡言风者，热也”（《保命集·中风论第十》）。风可入内化热，但热生风的过程多由于热郁生风。

4. 燥：刘氏认为燥病是因风能胜湿，热能耗液，引起壅滞，不得滑泽通利，造成皮肤干裂，肢体麻木不仁，大便干涩等。由于热郁生燥，故治疗上宜“开道路，养阴退阳，凉药调之……慎毋服乌附之药”（《保命集·病机论第七》）。

五志“阳热佛郁”

刘氏认为，“五志所伤皆为热”（《原病式·热类》），“若志过度则劳，劳则伤本脏，凡五志所伤皆热也”（《原病式·热类》）。五志可以化火化热，导致“阳热佛郁”，他以中风为例来说明，认为并不是肝木之风实甚，而引起卒中，也不是外中于风，是由于将息失宜，而心火暴甚，肾水虚衰，不能制之，则阴虚阳实，而热气佛郁，心神昏冒，筋骨不用，而昏倒无所知也。这是因为喜怒思悲恐之志，有所过极，化热化火、热气佛郁而造成。偏枯也是因为热甚郁结，气血不得宣通，郁极乃发，使一侧得通，另一侧痞塞发生瘫痪而成，而严重程度为佛热郁滞，气血偏行微甚不等造成。

除六气、五志引起“阳热佛郁”外；饮酒、多吃膏粱厚味、芳药（香燥药）、石药（如五石散），内伤冷食，纵欲过度等也可导致“阳热佛郁”。

“阳热佛郁”能广泛致病

从《原病式》中可以看到“阳热佛郁”致病十分广泛，可造成多种病变，不但造成全身的病

变，也可导致局部的功能障碍和多种器官的损害。这是由于刘氏根据《内经》“出入废则神机化灭，升降息则气立孤危”，气机“升降出入无器不有”的思想发展而来。认为人的眼耳鼻舌身、意识神志能为用者，皆升降出入之通利也，有所闭塞，皆不能为用。而所以闭塞而不能为用，是由于“病热极甚则郁结，而气血不能宣通，神无所用，而不遂其机，随其郁结之微甚，有不用之大小焉。故目郁则不能视色，耳郁则不能听声，鼻郁则不能闻香臭，舌郁则不能知味，至如筋痿骨痹，诸所出不能为用，皆热甚郁结之所致也”（《原病式·热类》）。他还举出了“阳热佛郁”导致齿腐、毛发堕落、皮肤不仁、疮疹痈疽、喘呕转筋、暴注下迫、肿胀便秘、鼻衄鼻窒、血泄淋证、暴瘡狂越等。总归为热气佛郁、玄府闭塞所致，气液血脉、营卫精神不能升降出入之故。

宣清通是“阳热佛郁”

的主要治法

由于火热致病是阳气的郁结，故其治疗上刘氏用宣清通三法辛苦寒药，以解除阳热导致的佛郁，这是针对火热致病的特点而使用的相应治法。但宣清通还有其不同的含义和作用，故分述如下：

1. 宣：宣法可用辛凉，也可用辛甘热，但目的不是发汗解表。宣法能宣散郁结。“郁而不散为壅，必以宣剂以散之，如痞满不通之类是也。本草曰：宣可去壅，必宣剂以散之，如姜橘之属……发汗通表亦同”（《保命集·本草论第九》）。可见其宣法范围较广，但总归以宣散去壅开郁等归为宣法，这里发汗通表的作用在含义上已发生了变化。

但用辛甘热药宣散郁结，其作用是有限的，因为其郁结虽得宣泄，而其本质上是热郁，病轻则愈，病重则反转甚。刘氏曾以很多疾病来说明这个问题，并指出其宣法包括用辛甘热药，但必须微加佐之。在对整个“阳热佛郁”治疗中，早期可用，轻者可用，且只能少量用于宣清通同用的方剂中。否则郁结虽然得

开, 奈损其阴气, 故或续后怫热而结, 而病转甚者也, 甚至郁结不能开通, 旧病转加, 热证新起, 对此刘氏是十分明确的。故宣法(加用辛甘热药)虽不失是对“阳热怫郁”的一种治法, 但只是一种兼治法, 或处于辅助治疗的地位, 却又必不可少。

2. 通: 通应该包括下法, 但还不完全同于下法。他明确指出, 通是对结滞而言, 郁结而言, “所谓结者, 怫郁而气液不能宣通也, 非谓大便之结硬耳”(《原病式·热类》)。其通法是因郁结不得开通而设, 目的是令郁结开通, 气和而愈, 只要达到此目的就属于通的范围。“通, 留而不行为滞, 必通剂以行之, 如水病痰癖之类也。本草曰: 通可去滞, 通草、防己之属也, 攻其内则通者行也, 甘遂、滑石、茯苓、芫花、大戟、牵牛、木通之类是也”(《保命集·本草论第九》)。他把凡能通以去滞的药物使用统称为通法。

关于通法治疗“阳热怫郁”也有一定的限度, 因其病本为热, 故通法忌大辛大热, 只能以辛苦寒宣清通同用。如果以大毒热性药, 虽郁结得开, 但损其阴气, 引起怫热再结, 疾病转重或他病丛生。且通之过多, 则阴气衰残, 阳热太甚, 而产生大小便赤涩, 发黄, 腹肿胀满等。刘氏通法包括了使用大承气、三一承气、大柴胡、茵陈蒿汤和大陷胸丸等。针对“阳热怫郁”而将下法扩大成较为广泛的通法, 在阳热郁结治疗中是必不可少的。

3. 清: 这是“阳热怫郁”的本治法, “少热之气, 凉以和之, 大热之气, 寒以取之”(《保命集·热论》)。刘氏善用寒凉药治热病, 为大家所熟悉, 清法当用苦寒, 这是不言而喻的。对“阳热怫郁”来说, 刘氏认为许多寒药本身就能开发郁结, 这因为怫郁本质是热, 故得寒药则散也。但单用寒药还是不够的, 因为阳热发则郁, 阳热易为郁结, 郁则气不通, 虽为清热, 必须热邪能上下分消, 以有出路。虽其善用寒凉药, 如黄连解毒汤, 但刘氏大多数处方中, 单纯用寒凉药是少的。大多是辛苦寒同用, 宣清通同用, 故其不是单纯的寒凉论者。他

对大苦寒药的使用比如三黄中的黄连、黄柏, 在其处方中的出现率并不高, 而是善用石膏、滑石等寒药, 他认为这些药本身有开发郁结的作用。他用寒药和清法, 尽量处处考虑郁结的问题, 以苦寒药为主, 还考虑到其它药的配合, 目的使清热效果更好。在这方面, 他是有十分丰富的经验的。清法在刘氏治疗“阳热怫郁”中, 当然应该是处于主要治法的地位, 但宣清通都各有其不同的作用和地位。以上对三法的分析才能全面理解其治疗“阳热怫郁”并不是只用清法。

《内经》有“火郁发之”, “其实者散而泻之”, “热者寒之”诸治法。刘氏在这些治法的基础上加以发挥, 确立了对“阳热怫郁”的主要治法为宣清通三法同用。他说: “治法曰: 小热之气, 凉以和之; 大热之气, 寒以取之; 甚热之气, 则汗发之; 发之不尽, 则逆治之; 治之不尽, 求其属以衰之。故曰苦者以治五脏, 五脏属阴而居于内。辛者以治六腑, 六腑属阳而在外。故内者下之, 外者发之”(《保命集·热论第十五》)。这一段话包括了宣清通和辛苦寒同用以治阳热怫郁的意思。他在对水肿的治疗中说: “故古人制以辛苦寒药制之, 盖以辛散结, 而苦燥湿, 以寒除热, 而随其利, 湿去结散, 热退气和而已”(《原病式·热类》)。其喜用的神芎丸、双解散、防风通圣散、凉膈散、三一承气汤等, 大部分可以体现其辛苦寒同用和宣清通同用的治法。他多次说明“阳热怫郁”用此法才能热退结散而无郁结, 故此法已成为他对热病和“阳热怫郁”的主要治法, 也是十分完整的治法。分析其宣清通常用药物如下:

宣法用药: 葱白、豆豉、防风、薄荷、麻黄、白芷、柴胡、荆芥、生姜等。

通法用药: 大黄、芒硝、牵牛、芫花、大戟、防己、木通、瞿麦、郁李仁、厚朴、泽泻、槟榔、半夏、苍术、陈皮、建曲、枳实、葶苈子等。

清法用药: 黄芩、滑石、石膏、栀子、黄柏、黄连、连翘、知母、地黄、苦参、牛黄、茵陈、生甘草等。

以上药物在刘氏诸方中出现较多,从药物方面可看出其宜清通同用、辛苦寒药同用的治法。

宣清通同用的代表方 防风通圣散

防风通圣散是刘完素所制新方,为宣清通治法之代表方。过去许多医家认为该方为表里双解剂,可治表里三焦之实热而不犯三阳禁忌,治表不伤里,治里不伤表。吴崑认为其作用可使“营卫皆和,表里俱畅,故曰双解。本方名曰通圣,极言其用之妙耳”⁽¹⁾。《医宗金鉴》认为“此方治一切风火之邪,郁于三焦表里经络,气血不得宣通,初感发热头痛,肤疹传经,斑黄抽搐,烦渴不眠,便秘尿涩,皆可服之,功效甚奇,用之自知其妙也”⁽²⁾。可见对此方推崇甚高。

该方共分四组药物,每组药均有其针对性。用防风、荆芥、麻黄、薄荷、生姜等辛甘热或辛凉药物宣通“阳热怫郁”从表而出,属宣法。用大黄、芒硝、滑石、栀子等苦寒性药物通里热结滞,使“阳热怫郁”从上下分消,或从二便出,属通法。用石膏、连翘、黄芩等寒凉药清肺、胃、三焦诸经之热,使阳热得清,属清法。用当归、川芎、白芍、白术、甘草等养血健脾并能兼制苦寒之太过,使宣清通不损伤正气。

此方现代常用于内、外、五官、皮肤各科多种疾病,如:感冒、急性荨麻疹、过敏性药疹、痤疮、痈肿初起、急性副鼻窦炎、顽固性

头痛等,并取得一定的疗效。据刘氏几本著作统计,可治多种病证,如:肾风、浮肿脊痛、眩运呕吐、耳鸣鼻塞、口苦舌干、咽嗑不利、胸膈痞闷、咳呕喘满、涕唾稠粘、肠胃燥热、便溺淋闭……等。可见应用之广。但总的来说不能脱离“阳热怫郁”的范围,这是掌握应用关键所在。

结 语

综上所述,刘氏“阳热怫郁”以宣清通同用,有其理法方药上的完整性和规律性。火热致病虽十分复杂,但抓住“阳热怫郁”,就能抓住火热致病的特点。在治法上既有原则性,也有灵活性,反映在宣清通三法同用上,就是如此。故对刘氏治热病不能简单理解为单纯的以寒治热。刘完素是有影响的医学家,不但有丰富的临床实践,而且在理论上有所突破。后世特别是对张从正、朱丹溪及温病学派诸家的影响,大家有目共睹。对其治疗经验加以继承,扩大其治疗范围,是有现实意义的。刘氏对于“阳热怫郁”以宣清通同用的阐述,散见于各书,虽其思想十分明确,但不够系统。本文加以分析归纳,以加深对其学术思想的理解,便于临床使用,因水平有限,谬误之处,在所难免,祈望指正。

参 考 文 献

- (1) 清·吴谦等:《医宗金鉴·删补名医方论》,卷二十八,人民卫生出版社,1973。
- (2) 同上书,卷三十八。

(上接第52页)

他针灸治疗组观察一致⁽²⁾。另外,本组2个疗程以上的痊愈率均较魏氏综合的4个针灸组的资料明显为高。如魏氏4组中,经21~30次治疗的治愈率为2.5~17.8%,30次以上则更低⁽²⁾。本组21~30次的治愈率为51.5%,30次以上虽有显著降低,但仍达34.1%。由此说明,穴位注射加电针治疗对某些难治病

例,随着治疗次数的增加,仍有可能取得较好的疗效。

参 考 文 献

- (1) 上海第一医学院华山医院等:实用神经病学,第一版,175页,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78。
- (2) 魏凤坡:针灸治疗周围性面神经麻痹。中医杂志21(7):73,1980。
- (3) 秦震、赵瑜:针灸治疗面神经瘫痪110例临床观察。上海中医药杂志(1):23,1984。